

唐
文
粹

唐文粹

唐文粹卷第三十四

吳興姚

銘

論甲 總一十三首

天三

天論上 劉禹錫

天論中

天論下

帝王三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漢昭論

漢元論

封禪一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封建三

封建論 柳宗元 五等論 朱敬則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興亡二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統一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跼蹐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

陽而藝樹陰而挈斂防害用濡三禁用光斬材竅堅液礪砥芒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爲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嘗在直議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

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
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
常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以仰
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
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
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
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
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
蔭于華懷飽乎餽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
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然
猶莽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
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

何哉人之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荅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汴泗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阢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併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

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荅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猩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

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而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萬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旣儀還相爲庸嘯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策從植類曰生案書傳海隅蒼生謂草木動類曰蟲蟲之長最大能執人理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利立人之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反禾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

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
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
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旣衰至成哀凌替纔三世而
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譖毀者坐
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
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鵂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
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
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
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
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
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任忠臣之効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

可以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當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平伏羲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干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廝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競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

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
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
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
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
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
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
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
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
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
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

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

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凌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

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擒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